

經部

春秋集義卷四

宋 李明復 撰

隱公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又馮氏說見綱領下

程頤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程氏學曰公矢魚于棠左氏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夫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譏可知矣

謝湜曰古者蒐苖獮狩非獨以禽獸為事也軍旅之法寓焉征伐之事行焉故先王舉動無非事者田獵以閲車徒巡狩以察邦國春秋遊豫以省耕斂若夫觀魚特游觀而已在事為非事在禮為非禮在法為非法春秋直書觀魚而諸侯出不以事舉動不以禮法其失見矣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胡安國曰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于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晏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廵狩廵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朱熹語録或説公矢魚于棠云矢如臯陶矢厥謨之矢熹曰今據左傳有曰則君不射則矢魚當是將弓矢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以見得夫子作春秋征只書征伐只書伐不曾恁地下一箇字如何陳魚不只寫作陳魚却要下箇矢字則甚遂往陳魚而觀之這一句却是左氏自説據他上文則無此意

夏四月葬衛桓公

程頤曰衛亂是以緩稱桓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

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殁于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殁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者肯為乎

謝湜曰賊討而葬則亡者安焉故書葬

胡安國曰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弑逆之賊討矣謚者行之跡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弑何以為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

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歿於婦人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為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來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草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慾存天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郕

程頤曰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

先居喪為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謝湜曰州吁之亂十有一月而後定衛人不得息肩久矣宣公新政不知緝政治和人民而興動大衆報怨於鄭危國之道也

胡安國曰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次于郎以俟陳蔡及

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

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

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

程頤曰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春秋之初尚

以為疑故别宫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無禮

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

子别宫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

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或問考仲子之宮非歟曰聖人之意又在下一句見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知前此八羽也

又曰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仲子妾宮考之非禮初獻六羽言魯素嘗用八佾以成仲子宮而始獻六羽僭天子禮樂可知也魯僭天子禮樂非一日之積也成王過賜伯禽過受也本用之周公之廟也已為非

禮後世遂為諸公之廟皆僭用焉故孔子每因事而書之以正天下之大典也

胡安國曰考者始成而祀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别立宫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宫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宫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簒弑之

罪昭矣生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歿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歿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朱熹曰考仲子之宮是別立廟

初獻六羽

謝湜曰六羽諸侯所用之舞也魯用天子八佾久矣仲子之考宮也隱公以諸侯六羽獻之春秋因其復用侯禮也書曰初獻六羽以明得禮之正也以明魯

國僭用天子禮樂非一日也昔者成王追念周公之功命魯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伯禽承成王之命而受之天子禮樂非人臣所得用也然則魯之大禮在成王為不當賜在伯禽為不當受成王違禮賜之伯禽違禮受之非正也在周公之廟已非正矣後世沿習其事而諸公之廟亦用焉僭之大者也君臣上下天下之大分也先王車服器用之間皆以升降為之節所以嚴其分也一失之不正一僭之不治則上下

之分不明而兩政耦國之患起矣故六羽書初獻所以明久僭而正大典也妾惟君母然後立廟祔于妾祖姑

胡安國曰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干羽之摠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公皆

僭用焉仲子以别宫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以正天下之大典也
吕祖謙曰公問羽數於衆仲夫士果不當用舞權衡論之是矣公羊亦無士舞之説然亦未可遽以左傳為不是蓋周家七百八年間禮之更改亦不一次當時傳聞自有不同近世立法亦變更不一權衡曰衆

仲云士二佾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舞之儀安得二佾而施之乎周禮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者王服玄冕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興舞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如公羊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則士亦無舞矣

邾人鄭人伐宋

程頤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邾人鄭人伐宋先邾邾為主也

謝湜曰用兵以主兵為首邾先鄭主兵故也左氏謂宋取邾田邾人告于鄭伐宋

胡安國曰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書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于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絶其黨

螟

程頤曰書螟書螽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謝湜曰螟虫之食苗者螟螣之屬皆陰陽沴氣所生

故陰陽不和則螟螟出則為苗害

胡安國曰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

曰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先詩云螟螣害稼也春

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

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

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張栻語録或問隱公春秋書螟曰蟲食苗心曰螟是時公子翬已專兵權其亂兆矣隱公冥然莫知也故螟應之曰肯堂謂只是記災異不必如此說

冬十月辛巳公子彄卒

謝湜曰彄孝公子字子臧謚僖伯其後臧氏

胡安國曰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

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曰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程頤曰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謝湜曰宋人之伐鄭也攻長葛而圍之志於奪邑而

取之也攻城圍邑以復仇怨皆暴國之兵也鄭為郛

伐宋故宋報怨伐鄭

胡安國曰圍者環其城邑絶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程頤語録或問鄭人來渝平左氏曰更成也國君輕

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變平非國君之道又曰鄭人來渝平魯先與鄭和至是鄭人來渝平變前之平也

書曰鄭人來渝平以罪鄭

又曰魯與鄭舊修好既而廹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絶交渝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為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謝湜曰小國爭朝大國交聘非事而會相要而盟皆

起於邦國不平而為之也肆害相侵執信相伐逞暴而圍不服而戰皆起於邦國不平而為之也上下内外皆平則邦國無事矣故春秋以平為善渝平之書罪鄭人失信於鄰國也渝平書來罪魯人招怨於鄰國也魯入春秋與鄭無爭至是變前之平則以翬會伐鄭故也

胡安國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蓋為納成于魯以利相給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

人戰於狐壤止焉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以輸平

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為以利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簒弑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朱熹曰春秋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郤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

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公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文意則只是渝字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程頤曰始平于齊也

謝湜曰公始與齊僖為盟

秋七月

程頤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謝湜曰杜氏謂雖無事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

胡安國曰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冬宋人取長葛

程頤曰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亦可辠也宋之彊取不可勝誅矣

謝湜曰伐鄭而圍其邑圍其邑而取之宋之罪也

胡安國曰宋人恃强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朝不能施糾伐之威在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也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强

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報宋序邾於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以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按其行事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程頤曰伯姬為紀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憫其無終也

程氏學曰叔姬伯姬之媵也伯姬二年歸于紀而叔姬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定名分而懲亂原若不格之同時而使得繼行則源源而來將無紀極何以為禮足致家道之乖故書以見譏

謝湜曰叔姬伯姬之娣伯姬二年歸紀叔姬至此始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廣繼續也多乎此則過於奢寡乎此則過於約其數以九者先王酌中制而為之典禮也叔姬書者示魯不能存之於終也

胡安國曰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

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位是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于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程頤曰不名史闕也

謝湜曰諸侯卒而不名者以其名不見於冊故也魯

不會葬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也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强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疏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滕鄰國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

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録不卒非外也葬自内録不葬非内也

朱熹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薨者臣子之辭以卒為貶辭者恐亦非是

夏城中丘

程頤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作興不

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謹重於用民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重輕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謝湜曰國以人力為本人力不完則民事妨於下國

事妨於上上下不給而國本虚矣凡城時不時善不善皆書重人力也重人力以示土功之不可不重也城而時猶在所慮而况城而不時者乎城而善猶在所慮而况城而不善者乎國以政治為本仁義不足以結民心法制不足以齊民力則城雖固適為䆮盜之資而已故明君以城保國闇君以城危國然則政之不修而城之是務非保國之道也書城中丘而隱公棄内務外其失見矣

胡安國曰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程頤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或

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葢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葢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簒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年同

程氏學曰諸侯之子稱公子故君之兄弟亦稱公子

者先公之子也其有變文而書兄弟者皆有義焉君於兄弟有親親之愛而不可偏施親親天下之公義偏施一人之私情背公而狥私則適足以啟姦謀而長亂階矣年㫑僖公之同母弟也以私於同母之愛寵厚異於他弟故終致無知之亂僖公為之也是以於年之聘特書曰弟桓三年義亦同

謝湜曰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兄弟亦稱公子者先公之子也年僖公同母弟也不稱公子而稱弟者僖

公以母弟寵年而尊之也親親之道其厚薄有常制其隆殺有常禮不可過也爵過則僭禄過則侈行於宗室而親戚干政之患起矣僖公私同母之愛寵年異於他弟以至公孫無知衣服禮秩如適無知所以終為背逆者出於寵年過制也春秋於年聘書弟而僖公以母弟兆亂其源見於此矣

胡安國曰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

兄弟者責其薄友愛之義攷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説母弟者盖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盖為嫡爾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簒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黒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

民燹大泯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

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

也仁人於兄弟絶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

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

程頤曰左氏傳為宋討也擅興甲兵為人而伐之非

義之甚也

謝湜曰邾鄰國元年公及儀父盟七年公伐邾盟不

足以取信鄰國可知也

胡安國曰奉辭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於眛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耳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眛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程頤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初戎朝于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辠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罪

程氏學曰戎伐天子之使其罪不言而著書曰于楚

丘則見衛不救王臣之患曰以歸則非執也以罪凡伯不死位也春秋有一句而合數義者類如此

謝湜曰聘禮天子以親邦國以禮士諸侯以省天子以結鄰好周之盛時諸侯以時聘于天子天子以時聘于諸侯故上下内外一心而天下治春秋天王下聘則出於王室微弱而為之非行人時聘之禮也故魯未嘗入聘于周而王使卿來聘于魯又曰凡伯天子之使也戎舉大衆伐凡伯王室之辱也王臣將命

于外諸侯所當欽也欽王臣所以尊王室也戎
以伐事難凡伯于楚丘其為勢盛其為患大衛宣公
坐視王室危辱不救使王臣陷歿於戎春秋以楚丘
謹其地而衛國之罪著矣以歸非執也凡伯臣服於
戎也稱以歸罪凡伯無死位之忠也諸侯失國則名
凡伯失位不名者不與夷狄之屈王臣也不與夷狄
屈王臣以病諸侯之不能救也戎犬羊之屬也其往
來中國若踐無人之境豈戎之不可制哉皆中國召

之而已故潛之會唐之盟春秋罪之於前矣

胡安國曰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

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道司徒具徒司空詰姦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而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

文也故旄丘録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春秋集義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五十六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楊其梓

春秋集義卷五

宋 李明復 撰

隱公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程頤曰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垂宋忌鄭之深故與衛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謝湜曰清衛邑埀衛地州吁之亂二公遇于清凡伯之難二公遇于埀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程頤曰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廵狩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各取其近者故宛來歸祊始以祊歸魯來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胡安國曰鄭伯欲以太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廵諸侯各朝于方岳故於太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岳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

焉盡太山之旁不足為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廵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

庚寅我入祊

程頤曰入者内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

謝湜曰祊鄭祀太山之邑也莊公使宛來歸祊欲以祊易許田也庚寅我入祊魯受祊邑於鄭也鄭不得

王命私以封邑與魯魯不得王命私受封邑於鄭二
國皆在所治也故鄭以邑畀魯稱歸罪其與之專也
魯得邑於鄭稱入罪其取之逆也與之專者鄭以祊
為己邑故以歸魯使魯有之也取之逆者其入邑與
許叔入許鄭伯入櫟無異故也宛不氏未賜族
胡安國曰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
詞也義不可而强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胡安國曰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别於太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禄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强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

則不名死而名之別於太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程頤曰宋為主盟與鄭絶也

謝湜曰宋公序齊上正王爵也

胡安國曰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絶也大道隱而家天

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詛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

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呂祖謙曰春秋之初齊僖公當時謂之小霸見於春秋經傳與諸侯會盟征伐稍多這便是霸之始方周未東遷之前未嘗無方伯連帥之職然當時尚稟王命所以不謂之霸到得平王東遷後王者自無總合係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才智自然出來會盟此霸之名所以立然僖公所以謂之小霸非性其他政事權謀不可望後來桓文然當時時節亦未能做得所

以凡書盟于宋衛告成三國不過三國之盟到得後來齊桓鄭宋盟于惡曹亦不過四國之盟又如齊宋衛燕伐魯時不過是四國蓋春秋之初王綱尚在未至於甚壞及後王室陵替凡會盟統天下之諸侯皆在焉以齊一國論之僖公霸業不如桓公以天下之勢論之桓公之時却不如僖公之時何故王道霸業相為消長到得桓公所以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其餘莫不至霸業盛處便是王道消亡齊僖公所以

小霸多是用私意所謂成宋亂又與桓公會成魯亂

帥師以戰于郎以至班爵不同帥諸侯來戰于郎凡

此類皆是私意當時偶然得諸侯此時才智無加於

僖公所以畧霸

八月葬蔡宣公

程頤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謝湜曰諸侯五月而葬宣公三月而葬速也過時而

葬為不敬先時而葬為不懷不敬不懷非孝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

程頤曰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己與臣盟義弗安也

謝湜曰浮來紀邑莒人微者公及微者盟于紀邑自陵之道也

胡安國曰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

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甲而可踰非謙德矣

螟

程頤曰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程頤曰未賜族書名而已

謝湜曰卒而後賜族故不氏無駭公子展之孫其卒也賜族為展氏大夫生而賜族諸侯之失制也觀季

文仲遂叔肹卒書氏然後知無駭挾之不氏爲正也觀無駭卒不書氏然後知季文仲遂叔肹之氏爲非正也

胡安國曰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

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内諸侯世其禄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効明矣

吕祖謙曰春秋之初謚族尚少見於魯者如所謂挾如所謂翬如所謂宛如所謂無駭皆不命氏傳世官

春秋初東遷葢大夫官爵甚少以魯一國論之謚族甚少大夫官爵無非賜姓使當時春秋之前有世官所謂鄉舉里選賓興不可行秀民無處安排看得世官只是起於春秋以來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程頤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

聘之又不見荅失道甚矣

謝湜曰天王以聘禮交結邦國故三年之間聘魯者二凡伯天子卿士之有爵者故稱爵南季天子大夫故稱字

胡安國曰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悉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

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所以為不正乎經書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也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者如此政事安得不自

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程頤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

謝湜曰建寅之月陽氣尚微非大雨震電大雨雪之時三月大雨震電大雨雪變之大者也雷聲異常為震書震則又以示上天譴怒之意

胡安國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之感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

鍾巫之禍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謝湜曰挾不氏未賜族

夏城郎

程頤曰書不時也

胡安國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

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郿其後復隳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踰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糇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程頤曰謀伐宋也

程氏雜説曰古之治時諸侯服天子之命以守疆土以治人民其朝聘有時其出入有度無非禮者也一作無非事也世之亂也王綱不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强凌弱衆暴寡大者則糾合其黨以逞其欲中者則附從不服以救其亡故列國之會紛然於天下矣聖人一以王法正之凡書會者皆譏

也若夫彼善於此悪有輕重則各重乎其事春秋之法與諸侯為會則書曰公會某侯于某公會齊侯于防公會齊侯鄭伯于仲丘之類是也内臣會諸侯則書曰某會某侯于某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之類是也内臣之辭也其外諸侯相會則書曰某侯會于某蔡侯鄭伯會于鄧齊侯宋公會于洮是也唯以國之大小强弱爵之高畀為之次直罪其非王事相會聚爾

謝湜曰防魯地左氏謂宋不王謀伐宋

胡安國曰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會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氏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己奉王命討不庭

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程頤曰爲師期也

謝湜曰冬會于防春會于中丘貪遠務而釋近憂圖

外功而弛内事取危之道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程頤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

公子與四年同

程氏雜說曰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伐宋矣又敗宋師于菅浹日之間取其二邑亟之也故書日以譏之

胡安國曰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强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吕祖謙曰觀隱公一卷其間言王處甚多蓋間止有一二年不言耳以此見得王室雖衰當時尚知有王如鄭伯以王命伐宋若此皆是自後言王處極少以此見得又不及隱公時節又曰鄭伯以王命伐宋須看鄭本志非是為王不過欲報前宋使三國伐鄭之讐耳又須看前王貳于虢鄭怨王室至虢為卿士鄭為左卿士其職已在虢下猶且以朝周則伐宋之志已可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程頤曰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程頤曰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謝湜曰郜防宋邑伐宋將以討不庭也得邑而舍罪則暴惡在所伐者皆可以利獲免矣何以禁亂法之人哉故兵以利興春秋惡之取邑重事故書日內則

書外則不書詳内事也

胡安國曰内大惡其詞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絶其祀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秋宋人衛人入鄭

程頤曰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謝湜曰君以國為本國以民為本本固然後以動則威以征則服若乃勞民以事攻討而內無守備基本空虛危國之道也春秋書鄭伯鄭人會伐於前書宋人衛人入鄭於後而莊公不知安固國本其失久矣

三國乘虛入鄭故不稱伐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程頤曰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

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蓋取三國之聚其殘民也甚矣

程氏雜說曰取者非其有之以為己邑也滅者覆人之邦絶人之祀其惡尤甚凡取田邑不以内外皆曰取外國唯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僖三年徐人取舒二者不絶其祀取以為已附庸也其他皆滅矣内大惡諱凡滅國皆不書若取鄟取邿取鄫之類皆只謂之取而已唯僖十七年夏滅項不

諱者非公滅也按僖十六年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十七年九月公至自

會然則夏公不在國滅項非公滅也凡諱者隱公惡

也執政之臣滅之曷為而諱哉

謝湜曰戴小國鄭國伐戴取之不書滅者取之為己

附庸故也三國移師伐戴大國在所救也鄭伯既不

能救又因其困伐而取之襲人之暴而逞其虐乘人

之危而利其國不義之大者也

胡安國曰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

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竒也

莊公蓋嘗克段敗王師因州吁而入許能以竒勝可

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鬬起乘其

弊一舉而兼取之下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

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

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程頤曰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謝湜曰郕小國五年衛師入郕十年齊人鄭人入郕小國困於水火可知也

胡安國曰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

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矣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茍以為難辭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程頤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

程氏雜說曰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中

相聘也世相朝也先王制禮所以盡人之情諸侯之於鄰國壤地相接苟無以相與則何以講好而修睦蓋其勢有不得不然哉然或非禮則適所以為亂也王室不綱典制大壞無禮義之交而惟强弱之視或附大而結好或畏威而共命故小國則朝之聘之大國則聘而不朝故來朝于魯者非邾郳紀薛則郯杞曹滕之類皆小國也魯侯之所如者惟晉齊楚三大國而已聘於魯者則齊晉宋衛陳鄭秦楚之邦魯臣

之所如者則唯多大國而或及於小國者矣是以聖人一切書之皆所以示愧諸侯之來魯者則曰朝曰聘所以紀當世之亂蓋不如是則無以正王法其內臣如諸侯非聘則各書其事惟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不繫事而非聘

謝湜曰鄰國疆境相交邦事相聯婚姻相通災難相恤於其繼世則許之相朝所以致兩君親睦之恩也春秋相朝則出於小國畏難而為之非鄰國世朝之

禮也故齊楚之屬大于魯則魯往朝之而齊楚不至焉方是時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取戴齊人入郕小國受難甚矣故滕薛恐懼朝魯

胡安國曰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夫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制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强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不

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之而不削皆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呂祖謙曰滕薛來朝爭長此一段須看得官制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以此見成周盛時諸侯非惟入為王卿士而卜正一官亦皆諸侯為之又曰看隱公一

君須知得天下之禍機常萌於盛滿之時隱之季年

滕薛來朝爭長而隱公能和之又與鄭伯入許伐宋

皆有功魯正是盛滿之時所以羽父之禍實萌於此

如秦隋之君莫不皆然前面如此之盛不知持守之

道理後不免有所失何故一旦為羽父所殺也此必

有因大凡當盛滿之時最要人持守蓋隱公當此之

時驕怠自滿而不知戒故不免有簒弑之禍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程頤曰譏伐許也

謝湜曰時來鄭地左氏謂許不共謀伐許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程頤曰書及内為主非内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謝湜曰齊人鄭人入郕公及齊侯鄭伯入許皆不書伐者著其以不義入人之國也入許稱及則以謀出於公也許莊公出奔不書滅者不絶其祀也先王以

兵止兵以殺止殺春秋以產怨難而已自中丘會起其後魯齊鄭伐宋魯取郜防宋衛入鄭宋蔡衛伐戴鄭取戴齊鄭入郕魯齊鄭入許怨搆而不息禍連而不止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可不戒哉

胡安國曰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赴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

兵甲為宋而伐郕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取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惡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强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

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呂祖謙曰鄭入許而不有許此一段看得王綱初解紐諸侯未敢放手滅人國如後之滅霍滅耿滅魏畧無顧忌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程頤曰翬譖于桓公而請弑之公祭鍾巫于寪氏翬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而討寪氏有死者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

也薨不書地弒也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

謝湜曰公薨翬與桓公弒之也君父大難臣子所不

忍言故不書弒君父大故臣子所不敢沒故不書地

薨而書地謹其終也不地以見不得其終也葬以奉

安死者君弒而賊不討則死者不安於下雖葬猶弗

葬也故不書葬以責無臣子也易曰履霜堅冰陰始

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然則禍難之發非一朝一

夕其所由來漸矣春秋書翬帥師不書公子以見公

子翬不臣之心已兆於此其罪在所絶也書大雨震電大雨雪以見災變之大人君所當修省也為隱公者輕社廟以事干戈勞力衆以工城築委宫庭以逐盟會國有大姦而不知察臣有逆謀而不知慮天有譴告而不知恐權歸於私門而不知制此不測之變所以發於肘腋之間也然則有國家者其禍亂之萌可不鑒之於微哉

胡安國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

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不早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

於君父有討賊復仇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夫賊不討仇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
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罪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為經
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
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為人主之職
謂周正為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為可行之

時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背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慤為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太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為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賵仲子而冡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

之哀榮不可恕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餘詳見第一卷元年春下盟于昧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後七年為宋而伐邾昧之盟其刑牲歃血果何為也後十年為鄭而伐宋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比事而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泯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為利争不勝討也而莊公獨以順母為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

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叚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為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為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寮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咺之不言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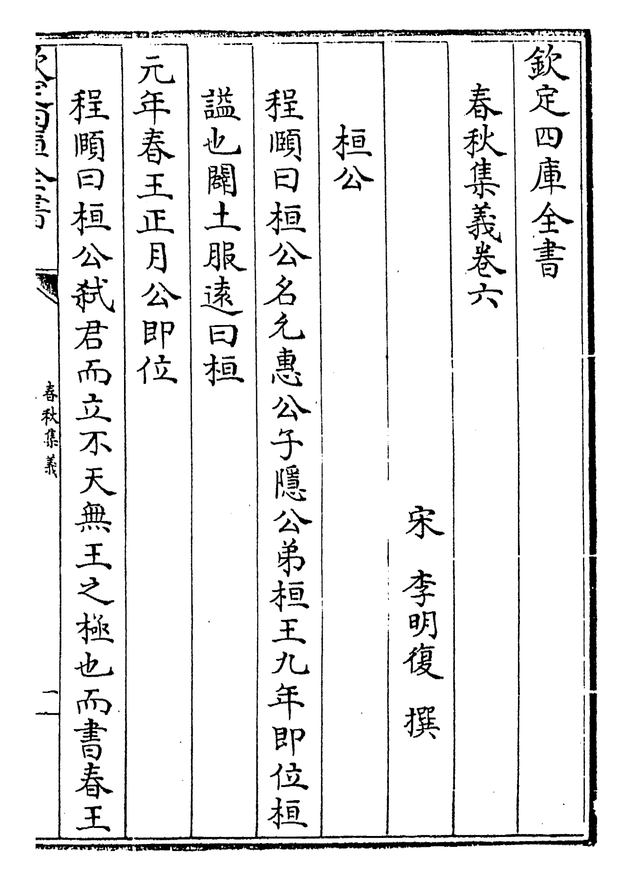
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為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貴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為私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為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

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為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訃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矣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日或不日著禮貌之義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為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為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私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於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弑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

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係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危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為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為經

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春秋集義卷五



春秋集義卷六

宋　李明復　撰

桓公

程頤曰桓公名允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即位桓謚也闢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頤曰桓公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

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辠也

謝湜曰君爲國之大本即位君之始事位不正不可以守國故春秋元年必書公即位所以正大本謹始事也諸侯爵位皆先王度其祖考功德而畀之也故子孫繼世必請命於王頒政施教考禮修樂必受命於王所以尊王命而正邦國也自隱公以降列國盟會自專法令自出其即位皆受之先君而請命之禮不修君臣之大義廢矣故春秋之初以王法首奪隱公即位而正其惡也奪隱公即位以正其惡而諸侯

擅命傳國之罪皆見矣此隱公所以不書即位也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書即位者以明繼正也莊公閔公僖公不書即位者以明繼故也桓公以害隱而立宣公以公子遂害世子而立定公以季氏背昭而立三公書即位者著其自立之罪也然則春秋之法書即位者以繼正也不書即位者以繼故也隱公繼世正也宜書即位而不書者以罪諸侯不臣桓公宣公定公繼世非正也不宜書即位而書者以責臣子

不能討逆也

胡安國曰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别建年號歴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歴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又曰桓公與聞乎弑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或問桓非惠公之嫡子乎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嫡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

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嫡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絶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説非與曰此狥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

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絶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汩之也

朱熹曰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

自正其即位之禮耳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程頤曰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為會而求之復假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程氏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為易祊田黎淳以隱十一年易許之事破左氏謂田是許之田如何

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魯隱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巳奉祀也

楊時曰宋督弑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郜大鼎以歸公弑隱公而鄭伯會公于垂以璧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書為内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也而書之異辭内外之分然也

謝湜曰君薨百官總巳以聽於冢宰三年孝子疾痛在心思慮未能接事故也國有大故然後以義勝恩

故三年之喪金草之事有不辟者隱公即位三月而盟于蔑桓即位三月而會于垂春秋諸侯無三年哀戚可知也春秋於即位三月書盟書會而惡自見矣

左氏謂修好于鄭

又曰許田魯朝宿之邑也鄭莊公欲易許田其志已見於歸祊矣祊小許田大故歸祊之後五年然後得許田其會于垂也又以璧遺魯而請之祊非魯有也許田鄭易而得之也祊非魯有然而於魯稱歸者罪

鄭尊天子之邑也許田鄭易而得之然而於鄭稱假者不與莊公變天子之封也假暫辭稱假以明復當

歸魯

胡安國曰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内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

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擅弃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呂祖謙曰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朝宿湯沐皆天子所賜諸侯之邑然天子諸侯其朝會之時如此之衆安得許多邑以與之葢天子所賜非其大勲勞即王之懿親却非人人而與之如五服之諸侯其來亦自有時耳朝宿之邑在畿内湯沐之邑在方嶽之下想一邑之内亦不多要不過數十家耳又須看鄭人卒易祊田之意初間尚懼王法未敢遽易故以假為言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程頤曰桓公欲納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辠大矣

謝湜曰公立不正與鄭會受鄭璧遺鄭許田及鄭盟以親鄭也

胡安國曰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凡民

問弗憖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大義遂以澌滅天討無復共行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絶而惡自見矣

秋大水

程頤曰君修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謝湜曰水汎濫異常為大水大水陽氣勝而溢也其

損傷民物為害大故書

胡安國曰大水者隂逆而與怨氣幷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隂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巳來水之行未能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山谷之所洩歛自禹功既疏鑿決排以至于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

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程頤曰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

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謝湜曰宋督宋萬不氏未賜族也雖賜族不當書氏逆惡在所誅絶故也孔氏父名孔父死君之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可謂忠於其君矣故殤公之被害也書及以顯其忠書大夫以示能死職宋殤公立十年外事攻討兵連不息内有逆臣而不加察外有怨仇而不加慮此督之難所以發於蕭牆也棄内事外

者可不戒耶桓月皆不書王二年書王者以王法正督之罪也

胡安國曰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氏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為諸侯之卒無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按左氏宋殤

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媿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

而後動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動也
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
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衛宗
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
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呂祖謙曰左氏序宋督事極好觀其論督有無君之
心而後動於惡此左氏識見高遠處蓋人心各有所

主使宋督有尊君之心決不敢為弑逆之事惟此心蕩則縱横放肆無所忌憚蓋督之殺孔父與弑殤公乃為惡之末流其有無君之心乃為惡之根本聖人所以過位變色入門鞠躬夫豈繁文末節哉蓋所以養其尊君之心也

滕子來朝

程頤曰滕本侯爵後服屬于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之罪自見也

謝湜曰滕侯爵稱子以其臣屬於楚也四夷君長爵不過子滕侯臣屬於楚稱子黜之也先義後利上賢下力貴信賤詐中國之道也禽獸惟利是嗜而不知義之在所先也惟力是務而不知賢之在所上也惟詐是用而不知信之在所貴也春秋之所以賤楚者以此而已故中國諸侯臣屬於楚則黜之

胡安國曰隱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

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是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而莫敢動於惡而篡弒之禍止矣桓公弟弒凡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禽獸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外之也或曰非天

子不制度不議禮不攷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黄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爾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哉夫奉天

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李侗語録朱熹問按滕本侯稱伊川程氏謂服屬於楚故貶稱子熹按是時楚未與中國通滕又遠楚終春秋之世未嘗事楚但為宋役爾不知伊川程氏別有何據又陳蔡諸國後來屬楚者亦未嘗貶爵也胡文定以為為朝桓而貶之以討亂賊之黨此義似勝然滕自此不復稱侯至定公之喪來會喪猶稱子夫

豈以祖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然則胡氏之說亦有可疑者不知當以何說為正胡氏又謂凡朝桓者皆貶獨紀侯以咨謀齊難而來志不在於朝桓故再朝皆無貶焉熹竊以為果如此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弃之也不知春秋之法果如此否二年紀侯來朝左氏作杞字後有入杞會成事傳皆有說可據伊川程氏與胡氏依公穀作紀字延平李侗答曰滕子來朝考之春秋夫子凡所書諸侯來朝皆不與其

朝也胡文定謂春秋之時諸侯之朝皆無有合於先王之時諸侯之朝皆無有世朝之禮者故書此譏之也滕本侯稱桓二年來朝稱子者以討亂賊之黨貶於諸家之說義為精先儒又以為時王所黜者胡氏以為果如此則春秋不作矣恐先儒之說非來諭以謂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若如此言大段害理春秋與人改過遷善又善善長惡惡短不應如此是可疑也伺竊以從

胡之說於道理為長觀夫子所書討亂之法甚嚴滕不以桓之不義而朝之只在於合黨締交比夷狄也既已貶矣後世子孫碌碌無聞無以自見於時又壤地褊小本一子男之國宋之盟左傳於宋人請滕欲以為私屬則不自强而碌碌於時者久矣自一貶之後夫子再書各沿一義而發遽又以侯稱之無乃紛紛然殽亂春秋之旨不明其本意乎蓋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無所因是私意也豈聖人之心

哉若如此看似於後世之疑不礙道理為通又不知如何春秋所以難看者葢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諸侯他日反復而難庶幾或得其旨又曰伊川程氏之說攷之諸處未見春秋之前服屬於楚事迹更俟尋攷之來喻以謂紀侯來諮謀齊難志不在於朝桓故再朝無貶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弃之若果如此尤害義理春秋有誅意之說紀侯志不在於朝桓則非滕子之類也列

國有急難以義而動又何貶耶

朱熹曰向見程沙隨作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如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到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為說甚多或以為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

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程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共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說却恐是如此何故縁後面鄭朝晋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今程氏春秋

亦如此說滕子程是紹興以前文字不知沙隨見此

而為之說還是見得此意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程頤曰宋弑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大惡也

謝湜曰宋有弑逆之亂為之討賊而肆諸市朝

立殤公之後以承社稷諸侯之職也四國之會

于稷也乃從逆臣華督之謀召公子馮以君其

國而以督相之是四國釋宋之亂弗治而反以

成之也天下之亂未有大於弑逆者也四國不能討亂而反以成亂惡之大也春秋書成宋亂而四國之惡不待貶黜而見矣去其亂之謂平遂其事之謂成

胡安國曰三綱軍國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綱正則基於治以興三綱淪則胥於亂以亡按春秋華督有不赦之惡魯鄭齊陳同會于稷以成其亂受賂而歸而天子不討方伯不征咸自以為利也不知百

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亂齊有無知之亂鄭有祭仲子突亹儀之亂魯有叔牙慶父般閔之亂數十年間四國外逆幾至喪亡則以昧於履霜堅氷之戒不能辨之於早也春秋備書于策明三綱之重為後世鑒深切著明矣

又曰按左氏為賂故立華氏也嘗攷之傳當郜定公之時蓋有弑其父者而定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

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宫而豬焉
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弒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
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
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夫臣為君隱子為父隱禮
也此其自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
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
耳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
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弒隱督弒殤般弒景皆天下

大惡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啟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

侯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張栻曰春秋會于稷以成宋亂或訓成為平不必如此說這般公事如何便結絶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程頤曰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强致也

程氏雜說曰宋有弑君之亂諸侯之義所宜共恤督

有弑君之惡且凡民罔弗憝况諸侯哉成者平也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平之而遂亂受賂納于太廟所謂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

謝湜曰王鎮大寶器天下所共貴惟聖王能以德服天下而有之故古者藏之于廟以示祖宗能受其獻也郜鼎之賂明則人所惡幽則神所惡内不可以示子孫外不可以示神民凶莫大焉桓公視弑逆大惡安以為常故以得宋大鼎為功而納之祖廟也春秋

書取宋大鼎書納于太廟其惡不待貶黜而見矣故臧哀伯曰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大鼎取之宋也書曰郜大鼎者郜不能守而宋取之宋不能守而魯取之然則大鼎無常能守則存不能守則遷故大鼎書主名以爲有國者戒也納大鼎書日謹其事也璧大鼎皆保國之器也桓公受鄭璧取宋大鼎皆以得保國之器爲榮也無保國之德而恃以保其國失之大也

胡安國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寘於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弑逆悖亂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示之戒矣

呂祖謙曰臧哀伯之諫取郜鼎其中所言周家宗廟制度固當攷然桓公於弑逆之事猶忍為之哀伯乃諫

其取叛臣之鼎是猶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也哀伯亦可謂習而不察矣然看哀伯之諫周内史之言須看得天下之人皆習而不察哀伯魯之賢大夫也周内史周之良史也尚不知君臣之大義區區然唯納賂之是諫文辭之是取在賢者猶不知而況下賢者數等而為衆人者乎以此知當時天下之人視弑君殺父以為常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程頤曰凡杞稱侯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侯矣

胡安國曰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援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程頤曰始懼楚也

謝湜曰左氏謂始懼楚

胡安國曰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與之鄰是以懼也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强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

不知本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小大力之强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

程頤曰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謝湜曰杞侯奔走以事大國而不得免故魯人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程頤曰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為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又語録或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謝湜曰君行其至必書謹之也古者國君以事而出返必告廟示不敢專也春秋諸侯出入無時會盟征

伐繼踵不息其至也不復告廟者衆矣春秋因其告

廟則書其不告則不書以示不敬也諸侯宗廟社稷

之主也政治不以時修祭祀不以時舉臣民不以時

省則國事廢矣故魯侯之出春秋謹其至而書之所

以為之戒也凡書至八十二觀其所至時月而諸侯

委社稷弃人民般樂自縱而久荒于外其失見矣

胡安國曰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

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而告

至常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録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春秋集義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十七至十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胡騰蛟

春秋集義卷七

宋 李明復 撰

桓公

二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𣆀

程頤曰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辠也

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辠也三年不書見桓之無王也會齊侯于𣆀成昏于齊也

謝湜曰左氏謂成昏于齊

胡安國曰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頒歷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頒歷而經皆書王非不頒歷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者安得一公之内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于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北面事讐魯莫之恥使

亂臣賊子肆其兇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歸罪于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

程頤曰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程氏雜説曰凡書盟者皆私相疑貳而妄為歃血要

言之事唯此年胥命於蒲則以誠相命爾古者王道之行諸侯各以法守何相命之有然論其世也則謂之近正不亦宜乎

楊時曰胥命蓋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而有五命之類是也齊衛敵國莫爲命主故曰胥命也至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蓋五霸桓公爲盛以葵丘之會實爲命主不書命蓋不與其擅命也

謝湜曰命王之事也二國胥命非正也雖然聖王不作乆矣諸侯小大猜疑盟約並起公正之道衰而信義不復見矣方是時二國以書相命而不以歃血為盟有貴信之心焉可謂近正矣春秋書其胥命善之也蒲之命必有主之者謂之胥命不與諸侯得專也

故穀梁曰其以相言之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胡安國曰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變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

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言諭豈不獨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於郕

程頤曰桓公簒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程頥曰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

楊時曰日有食之穀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内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歴所窮也而春秋書以為異者蓋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嚴厥事則日月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蓋所以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為不足畏也

謝湜曰陰陽相刑猶水火相克故陰之氣勝則奄日

既者杜氏謂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

胡安國曰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穀梁曰既盡也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朔也言日不言

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

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

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日者衆

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

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又曰古者人君南面向明而治盖取諸離離為日至明之象也日食常數耳春秋每食必書何也日者人君之表苟有食之則暗而不明矣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明妾婦秉夫權則暗而不明故春秋每食必書所以為南面之大戒也

朱熹曰日有食之此則繫乎人事之感盖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

必書而詩人亦以為醜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程頤曰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為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

謝湜曰翬弑逆之人也終隱之世書翬以其罪在所絶也桓之世書公子以其比而得國復以公子親之也翬卒不書絶之也姦臣以大惡行乎亂世而刑戮

不及其身者春秋以法誅之所以著其罪於天下也桓公以私恩親翬於前而春秋以一王之法誅翬於後桓公同為弑逆其惡著矣

胡安國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

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讙公會齊侯於讙

程頥曰齊侯出疆送女公會之皆非義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頥曰見於廟也

程氏學曰齊之送公之逆俱非禮也不言翬以至者公會之於讙也文姜穆姜齊姜夫人皆書於法當爾國之大事也

謝湜曰先王制禮有恩有義女適人而父母送之恩也父送不出門母送不出闕門義也然則公女之嫁於敵國也以卿大夫奉幣以致君命而已諸侯越疆送之非禮也公之昏於齊也其始也親會齊侯於嬴以成之其終也親會齊侯於讙以受之瀆昏莫大焉夫婦人倫之本也夫婦之道褻而不敬則亂生有國者不可不慎也故孔子曰大昏萬世之嗣也可不重乎

胡安國曰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之義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於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别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也

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程頥曰致夫人也弟義見隱七年

謝湜曰左氏謂致夫人

有年

程頥曰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謝湜曰桓之世書有年宣之世書大有年志異也志

幸也行之惡莫大於桓宣桓而有年宣而大有年異之大者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桓而有年宣而大有年幸之大者也

胡安國曰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

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脩春秋則為慶祥夫子脩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脩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奥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

程頥曰公出動衆皆當書於郎遠也

謝湜曰夏之冬狩之時也周以建子為正則狩宜以夏之季冬正月出狩非時也君道先德而後刑好生而惡殺歲首布德行惠之時也正月出狩是以刑殺為先也先王狩禮行於近郊非獨以禽獸為事也因以習武事因以除田害因以享祖考焉出狩於郎是以逸遊為事也與先王之狩異矣

胡安國曰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
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
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
以蒐中夏教芨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
教大閲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
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遠其常所犯害
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

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程頤曰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矣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謝湜曰刑賞國之大典也賞不遺善然後善者興刑

不遺惡然後惡者沮善者與惡者沮而上下不治者未之有也王室聘禮所以省諸侯而致其恩也桓公臣子之大逆者也臣民在所殛王法在所棄不可與同天下者也平王以聘禮加桓公而省視焉是以恩好寵逆臣而親之也天王者執刑賞以馭邦國者也天討不行於大逆而反以恩好親焉刑賞於此亂矣故春秋書天王來聘以示桓王親逆臣而瀆大典也其來聘也貶宰渠伯糾而名之以示相桓王之失道

也宰輔相之官也輔相王室者貶而稱名則天王之失見矣名王臣以示聘之非宜則春秋之疾姦而討逆尊國本而振王綱其意顯矣渠氏伯糾名與宰喧書名同意

胡安國曰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賊殺其親則正之

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
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
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宰以六典治邦國故以經邦
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
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
下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太宰之
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
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於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

桓公殁王使榮叔來錫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晅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晅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晅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

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無秋
冬

程頤語録或問桓元年冬十月下無事四年七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尹焞語録或問桓公天道不成不記於元年而記於此何也曰因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記之尤有深意

朱熹曰不書秋冬史闕文也魯桓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程頤曰下文闕

謝湜曰再日脫文

夏齊侯鄭伯如紀

程頤曰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爲諸侯而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

矣

謝湜曰春秋外朝內書朝著其朝以志其亂也內朝外書如䝉其朝以正其亂也外諸侯相朝皆不書齊侯鄭伯如紀非朝也責其恃大虐小也州公如曹非朝也責其畏禍離國也夫惡萌於微者春秋在所發禍藏於隱者春秋在所慮紀小國非有大惡當治也非有危難當救也齊鄭大國非以鄰國之好朝紀也非以侵伐之難入紀也然則二公之如欲以謀紀而

已春秋書齊鄭如紀而二國窺伺紀侯之心由此見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駈而朝紀乃懐詐諼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憯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於策夫子脩經存而不削者以

小國恃大國之安靖而已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絶世之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故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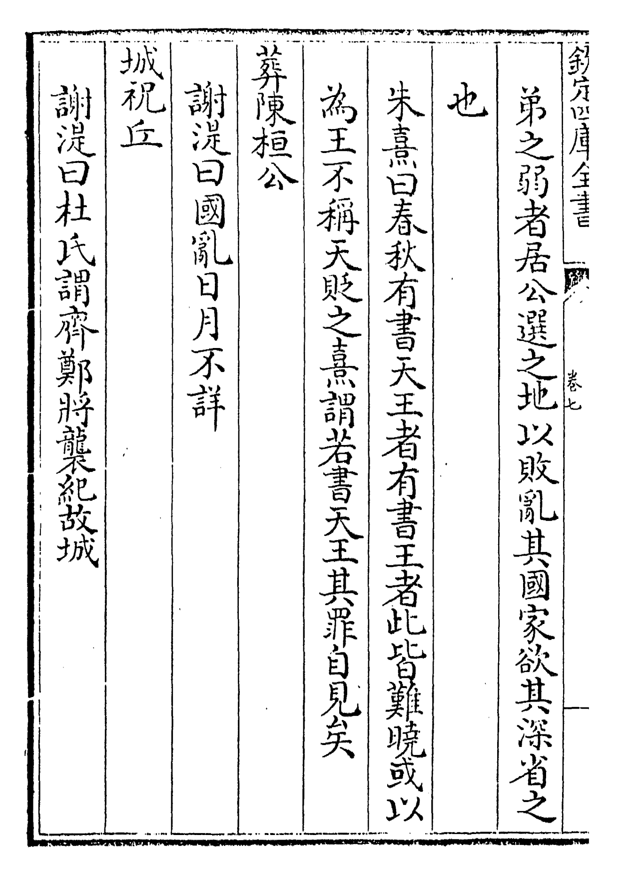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程頤曰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謝湜曰仍叔天子大夫也其子未命已代父行聘於魯書仍叔之子責世卿也尹氏武氏稱氏仍叔稱字者以世權未若尹武之重也王有鄭難故又遣使來聘

胡安國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任者世禄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不惟任之不以賢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兄父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

有自野耕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旣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塗施及童稚賢人退處於篳門身老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



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朱熹曰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天貶之熹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矣

葬陳桓公

謝湜曰國亂日月不詳

城祝丘

謝湜曰杜氏謂齊鄭將襲紀故城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程頥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程氏學曰周衰諸侯背叛莫有尊王而從命者唯此年王蔡衛陳人伐鄭而聖人書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所以明君臣之大義君行而臣從之正也或

曰蔡衛陳皆稱人微者乎曰雖使卿行苟不命於天子者若從王則亦不得以名舉尊而猒卑亦云宜矣謝湜曰君行而臣從君臣之大義也人君總天下之大以言則行以動則濟者以臣子致事君之義也周衰諸侯不遵王命久矣桓王之伐鄭也三國乃能為王出兵以討不庭勤王之道矣春秋書曰從王所以明君臣之大義也以君臣大義書三國從王而大國之不能從王其罪見矣三國出兵蓋卿行也鄭莊公

以手足之親出為王室讐敵諸侯所冝致伐也三國雖以卿出而侯伯無躬親夾輔之勲三國從王書人而諸侯事王不盡忠力其失見矣列國之卿非命卿也其從王不以名稱以示非王命也非王命者不以為卿所以尊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

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於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者又以

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程頤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内之山川以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

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又曰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爲與書郊者同義張載禮樂說或問雩禜有益無益於水旱是何無益祭祀之義同也古者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於山川水旱既其氣運使然祈禱之禮復何用耶祈禱者蓋示其意民患若此不可視之若無事譬如人之有疾者其爲之祈禱皆是意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湜曰天子祭天有四冬至郊孟春祈穀孟夏大雩季秋明堂是也諸侯不得祭天祈穀行於社稷雩禮行於境内之山川而已雩祈雨之祭也大雩祭天而雩天子之禮也夏百穀需雨之時故雩以孟夏秋大雩失天時也然則大雩書僭也秋大雩書怠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魯雩以秋而人君無恤農之誠由此見矣

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

内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已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呂祖謙曰雩有二有常雩有旱雩釋例謂建巳之月

乃純陽用事之月懼有旱故先祭此歲時之雩也上

辛大雩季辛又雩此旱而雩也旱而所雩之神則周

禮所謂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歲時所雩之

神則月令所謂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

矣雩呼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方之旁雩五

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祝敔皆作成樂凡他

雩用歌舞而已

螽

程頤曰蝗也旣旱又蝗饑不在書也

謝湜曰螽蝗類隂陽沴氣所生

冬州公如曹

程頤曰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

曹遂不復

謝湜曰諸侯以王命主社稷撫人民其有難也明忠

信嚴守備與民以死守之保國之義也州公以小國

間於大國度其國危而不能守也乃至不畏王命不

恤社稷人民私以一身避難適曹然則州公非以鄰

國之好朝曹也非以大國兵加其國奔曹也其行欲

以免禍而已春秋書曰如曹而州公不能保守一國

其惡見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

子三公稱公者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

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衞武以列國而入相於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録其本

春秋集義卷七